

AIYUWENXUE 爱与文学 AIYUWENXUE AIYUWENXUE

爱与文学

夏 邦
达 秋
尔 水
著 译

AIYUWENXUE AIYUWENXUE 爱与文学 AIYUWENXUE

出版说明

《爱与文学》的作者莫达尔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地宣布：“本书的目的是将一些心理分析的方法应用在文学上，试图寻出一位作家作品的言外之意——以前所未有的彻查精神，引用心理学原则来诠释文学。”并说：“为了由这个角度研究文学，我立意从一个作家的著作追溯到他一生外在与内心的事变，并揭露他的潜意识，也就是他自己也不曾察觉的心灵生活。”很显然，莫达尔的这部著作是运用心理分析的观点来观察文学、解释文学现象的，因而得到心理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的赞赏，从而被称为西方心理分析学派文学批评的“经典”著作之一。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派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而涉及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尤其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氏本人除了他的精神分析著作外，还写了一些文学专论如《妄想与梦》、《创作家与白日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等，以及论述达·芬奇等艺术家、文学家的文章，运用其

潜意识论、泛性论和释梦说，对一些文学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近几年来，随着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著作在我国得到了较多的介绍，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却了解、研究得不够。我们出版莫达尔的《爱与文学》这本书，其目的就在于给大家提供一部研究心理分析学派文学观点的有代表意义的著作，便于广大读者对其有更为深入、透彻的了解。

弗洛伊德在为邦那贝提公主研究爱伦·坡的著作而作的序中写道：“爱伦·坡很多作品的特色都由他的性格所决定，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性格来自强烈的情绪固结和幼年的经验。这种研究不能解释天才的成因，但是却泄露了唤醒天才的因素，以及天才注定要选择的主题。”这段话反映出弗洛伊德主要的文学观点，也是莫达尔这本著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作者以十分认真的治学态度研究作家生平，窥探作家心理，试图从中揭示出作家文学创作活动的一种深层内驱力。作者的阐述是以大量作家、作品为根据的。无论如何，这种运用心理分析学研究文学的方法，给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有助于我们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作更深层次的了解。他们在探索作品中作家的个人因素和人物的心理作用，揭示文学的底蕴等方面，探幽发微，的确挖掘得比较深，有些见解也值得引起重视。应该说，我们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发的。

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文学产生于无意识领域，它具有同梦一样的特征，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表现。这种观点，引导作家在创作中对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深层的勘探，扩展了表现人物内心的空间；同时，它又驱使创作无局促地表现赤裸裸的潜意识，排斥理性，助长非理性的倾向。尤其是他认为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所谓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

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他把文学创作的动因也归之于生物学意义的性本能需要。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创造,就是艺术家原始性本能冲动的一种“升华”的过程。这种理论更是十分荒谬的。它与我们对文学本质和文学创作源泉等问题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莫达尔正是运用心理分析学的这些观点来分析文学。因此,我们在阅读《爱与文学》这本书时,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鉴别和分析,既有所吸取,也应有所扬弃。这是我们的希望。相信本书的读者是会注意到这一点的。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12.26

目 录

第 一 章	绪 论	(1)
第 二 章	性爱与人生	(16)
第 三 章	梦与文学	(27)
第 四 章	恋母情结与 兄妹情结	(44)
第 五 章	不自觉的流露	(57)
第 六 章	潜意识自慰 机械	(81)
第 七 章	投射、讽刺及 反派造型	(93)
第 八 章	天才与潜意识	(103)
第 九 章	文学情绪与 神经病	(112)
第 十 章	作家幼年的爱 情生活与升华	(126)

第十一章	文学中的性 象征	(142)
第十二章	食人风俗:阿 特瑞斯传说	(161)
第十三章	心理分析与 文学批评	(168)
第十四章	济慈的情诗	(186)
第十五章	雪莱的情诗	(197)
第十六章	爱伦坡分析	(207)
第十七章	小泉八云的 思想	(229)
第十八章	结论	(236)

第一章 绪 论

1. 文学作品中潜意识的流露

本书的目的是将一些心理分析的方法应用在文学上,试图寻出一位作家作品的言外之意——以前所未有的彻查精神,引用心理学原则来诠释文学。本书所列的,都是科学与实验已证明无误的联想。

为了由这个角度研究文学,我立意从一个作家的著作追溯到他一生外在与内心的事变,并揭露他的潜意识,也就是他自己也不曾察觉的心灵生活。我要指出,作者所不怀疑的情绪已进入他的文学作品,他显然已遗忘的事件也指挥着他的笔杆。在每一本书中,只要批评家与心理学家应用几条已试验无误的原理,便可发现作家许多潜意识的流露。

这种潜意识与我们目前及过去一生中的恋爱幻想是合而为一的。根据心理分析的说法,“潜意识”与“性爱”二词几乎是同

义词，那么，与潜意识有关的任何严肃的文学研究都必须公正地处理性爱问题。

每一个作家所表露的都超过他自己的计划。想象的作品就象梦，对读者展示了人类内在生活隐藏的回忆。正如心理分析学家承认梦是潜意识中压抑愿望的实现，批评家也会在文学作品中发现某些理想的画面，是作家因过去一生的压抑而得到灵感写成的。焦虑的梦源自日常生活的焦虑，文学上描写的人类共同哀愁也导源于作者个人的悲哀。

文学作品不再被视为与创作者无关的客观产物，文学作品只是依照某些规则写成。它是个人的表达，代表作者的整个人格。他的现在与过去，快乐与痛苦，都进入了创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记录了他秘密的渴望与最隐私的情感；是他挣扎与失望的表露；是他情绪的出口，虽然他努力压抑，仍然畅流不止。其开端远自他显然已遗忘的幼年生活。

我们知道，一个人所阅读的书籍、他早期的教育、他与世界的接触、他一生的运气与荣枯，都一起影响着他的艺术作品。我们也得悉，遗传的影响、他与父母的关系、他幼儿时期所受的约束、他少年时期的恋史、他日常的工作、他身体上的能力与缺陷，都充实并指导着他的概念与情绪，而且会在他所从事的艺术作品中留下戳痕。因此，只要有某人的作品摆在眼前，再加上几条线索，我们就可以重建他的情绪与知识生活，而且相当有把握地猜出他一生的许多事变。布兰达斯(Georg Brandes)几乎只从剧本便能构想莎士比亚的一生。正如他所说的，我们若拥有一个作家四十五部左右的作品，仍不能发掘他生命中的许多资料，那是我们自己的错。

如果我们获得的不只是作者在世系履历与传记资料，还有

他的白日梦、野心、弱点、觉醒、他最喜爱的读物、知性影响、恋爱史以及他与父母、亲戚、朋友关系的全部记载，就可以推断他会写出哪一类的文学作品。我认为我们不难从已知的但丁生活史中猜想他会写出《神曲》一类的著作。

文学是个人的心声，其来源可追溯到潜意识。

不过，作家所描绘的不只是他自己一生的过去，也是人类全族过去的心灵历史。潜意识的种族回忆在他的作品中复活，他的产品被最原始的概念与情绪所左右，虽然他自己也许不知道那是什么。然而这些概念由他的笔下浮现；因为我们先祖的思考方法及情感方式仍然驾驶着我们。有关潜意识种族回忆的说法并不是无稽的臆测或异想天开的推理。既然我们身上承袭着祖先无数的身体特征，无疑地我们也继承了他们心灵与情绪的特质。先人生活的方式与性质并没有从我们的潜意识中消失。我们在初期阶段甚至拥有最兽性的本能，出人意外地，这些本能不仅在我们的梦中复活，也常在我们清醒的思想中，甚至偶尔在行为中复苏。我们的骨子里携带着整个世界的过去。很多书里都有那些原始生活的沉淀物，作者本身并不知道。

因此决定论在文学上很占优势。一本书不是偶发事件。其内容不仅取决于遗传性影响，也不象丹纳(Taine)所认为的，只取决于气候、国家与环境，同时还要看作者经历过哪一种压抑而定。创作的冲动大多是不自觉的，唯一自觉的是写作的艺术。所以古老的灵感观念不能完全抛弃，因为它对于作品的心灵特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灵感的材料来自潜意识。当灵感来临时，作者渴望表达某些事件所造成的概念与情感，虽然他自己追踪不到来源，他说出的却是整个人类埋藏的灵魂。

没有一种文学不能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加以诠释。无论作者

多么客观，无论他如何努力使自己的个性隐形、遁迹，我们一定
有办法借着某些线索的帮助，打开他灵魂的栅门，象福楼拜
(Flaubert 法国小说家，一八二〇——八〇年)和梅里美
(Merimee 法国小说家，一八〇三——七〇年)等人，深信艺术无
私和客观的理论，刻意地隐藏他们的个人色彩，还是没有成功。
他们的音容笑貌显现在后人对他们的研究中，无法保持高超。
我们的确借着外在证据的帮助，获悉他们保持客观的方法；然
而，真正的梅里美与福楼拜却由于个人信件的发表而现出原
形。无论作者写的是写实或浪漫小说、自传或历史故事、抒情诗
或史诗、戏剧或散文，他的潜意识总多多少少出现在作品中。

但是在这一片大抵全新的领域里，我们最好选用一些很容
易看出作者潜意识的作品或文体。因此，本书曾提到很多无疑
是作者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个性、或借着书中角色来表达自己观
点的地方。这类作品也包括抒情诗，通常这些都是咏歌者自己
恋爱情绪的表达。彭斯 (Burns 苏格兰诗人，一七五九——九
六年)拜伦、雪莱、济慈、斯温伯恩 (Swinburne 英国诗人，一八三
七——一九〇九年)都曾在伟大的抒情诗篇里留下自己的爱情
记录。这些诗篇大多由恋爱受挫而得到灵感，也是实际经验的
结果。诗中已说了不少，其他的事实也可以猜想出来。

还有一件事也不可抹杀，几乎每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至少都
曾在一部小说中乔装刻划自己 (例如《块肉馥生录》和《潘登尼》
Pendennis 两本书)，也有一些作家几乎在他所塑造的每一角色
中都投下自己的影子，歌德与拜伦便是两个例证。当一个作家
以自己的身分坦白发言的时候，最能让我们看穿他的人格。那
时他的记录会非常有趣，很能报道潜意识。不过，即使作家化身
为某一小说人物，他的言语也几乎同样断然。

2.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作者的梦

有些文学曾记录真实或者看起来很真实的梦,值得我们仔细斟酌。诗与梦的关系常常会受到重视。诗人设计出一个理想、虚构的世界,作梦的人亦然。他建立乌托邦、乐园以及天国,他看见幻象并造出寓言。我曾根据弗洛伊德的方法诠释某些梦的文学,如吉卜林(Kipling 英国诗人也是作家,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年)的《柴堆少年》(The Brushwood Boy)和戈蒂耶(Gautier 法国小说家)的《阿莉雅》(Arria Marcella)。这两篇小说大大证明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正确性——梦的确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潜意识愿望在睡眠中实现。

每一部文学作品,即使不记录梦境,本身仍是一个梦,作者的梦。它代表作者潜意识愿望的实现,或者记录了无法实现愿望的哀叹。就象梦一样,它是由作者过去心灵生活的残屑所构成,再加上最近事件或心像的润饰。弗洛伊德解析神经病人的梦境时,往往先研究梦的本质,也就是他所谓梦的明显内容,询问前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唤醒病人的所有联想。他研究他们生活中的某些资料,最后终于以心理分析的过程,使他们领悟自己潜意识的压抑或情感固结,从而治愈了他们的神经病。压抑一旦除去,阻力也就打破了。身为批评家,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析一本书。文学作品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正象梦与病人一样。然而,作者已在书中发泄了他的情感,自己治好了情绪焦虑。他是自己的医生。批评家可以考察这个过程如何完成,并指出作家把自己灵魂呈现到书中的潜意识成分。批评家不可能象医生对病人一般,亲身询问作者,便只好在文学作品的外在证

据之外，再引用作者的自白与信件、朋友的叙述等资料。研究这些资料和可疑点的作品，便可以获知作者的潜意识。譬如雪莱的《心语》(Epipsychidion)便是一首自传诗，也是雪莱的爱情梦，读者必须知道雪莱的婚姻与恋爱史，才能完全了解。

我曾诠释史蒂文生 (Stevenson 英国小说家，一八五〇——九四年)《谈梦篇》(A Chapter on Dreams)所记录的一个梦，发现完全证明了弗洛伊德梦的理论。史蒂文生最后引述自己的一个梦境，不知不觉泄露了他与父亲之间存在的误解，以及他婚前所遭遇的困难(因为他恋爱的对象已和丈夫分手，却还没有离婚)，比他的传记还要清楚。把这篇散文与传记放在一起，我们就证实史蒂文生作这个梦的原因了。

柯珀(William Cowper)一收到母亲画像时所作的诗是一项重要文件，足可支持弗洛伊德体系中最重要原理，就是恋母情结理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弗洛伊德探究精神性神经病的根源，发现是病人对异性双亲过分的依恋，那是幼儿时代很强烈的固结，影响了病人很难健全地摆脱。这种通常不自觉的固结种下了未来神经病的种子。受害者的一生，甚至他的恋爱都会被这份依恋所干扰。任何知道弗氏理论又读过古柏诗篇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出后者不快乐以及神经失常的主因。他的母亲在他童年时去世，很多年后他还写信给她，几乎充满了热情。

史蒂文生的散文和古柏的诗篇都是对弗洛伊德门徒的自我说明。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作者的生平，我们仍可毫无疑问地看出，在其中一例里，梦中人谋杀父亲，显示现实生活中他对父亲怀有敌意；在另一个例子中，我们知道作者对母亲怀有神经质的依恋，他终生有神经病；而且很可能对某些年长的妇人有一份依恋，以作为母亲的替身。

更进一步来说，正如有些典型的梦境可以使心理分析学家判断出病人的愿望，不必问他有关自己的问题；也有些文学作品能让我们获知作者的潜意识，不必探查他生活的事实。典型的梦如蛇或盒子出现，梦中人飞翔、游泳或攀登高处等，都具有性的意义。弗洛伊德调查过数千个同类的梦例并注意我们祖先的象征语言和风俗，然后作了这样的表示。如果文学作品充满了类似的象征映象，也会为作者道出心声。

3. 作者现身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现在我们来谈另一种文学类型，对心理分析派批评家也很重要。这是描绘原始及不道德情绪的文学，它常常指出潜伏在人类心中的野蛮情绪与文明要求之间的冲突。两种力量总有一种会得到胜利，但是这些作品的真正趣味在于显示，古老的穴居人类仍未在我们心中死去，文明是由于压抑这些古老情绪而逐渐完成；有时候这类需要很强烈，不能突然根除；事实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必须加以满足。最近发表的此类书中包括几篇故事，描写原始情绪征服了它们的受害者。注意康拉德(Conrad 英国海洋小说家，一八五七——一九二四年)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描述古老的野蛮本能和丛林呼声原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很可能在我们心中复活。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是这个题材很有趣的譬喻。大家都知道，我们源自远比今日最野蛮的部落还要野蛮的祖先。自然他们所感受的某些情绪并未完全在我们心中熄灭。文明毕竟只是一种虚饰，一点点微弱因子都可能在很多人心中挑起兽性的感觉。那些感觉仍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为文人构成很危险但很迷人的题材。莎士比

亚塑造卡力奔(Caliban《暴风雨》剧中的角色,半人半兽)的时候更深深了解这一点。

爱伦坡说,没有一个作家敢真正写出他心中全部的思想和情感,怕纸张会被这些思想和情感烧毁。他的意思是,即使最勇敢的作家,也会压抑他们本性中涉及不道德、不正经、颓废、病态和残酷的潜意识成分。作家不断提醒读者原始状态的残余回音和记忆,也许不是明智之举,因为那些回音和记忆已被文化所平息,却没有完全根除。在罪犯的自白里,在性错乱的人对医生的病理吐露中,在战时的暴行记录里,我们可找到现代“祖型重现”的例证。不健康的文人往往勇于裸露他的灵魂,为不健全的读者提供了病态和不道德的养料。

通常作者的是非感与谨慎心会担任他的监察官,围住他冬眠的野蛮情感,不容野蛮情感在艺术中直接发言。然而我们往往可以穿透帷幕,确实观测这位监察官在什么地方出动,并相当有把握地猜出有哪些情绪已经被压住了。

有些作家自动放松警戒,看起来毫无羞耻,写出来的不道德文学举世公然嫌恶,私底下却很喜欢阅读。我不是指那些被冬烘人士印下“不道德”戳印的伟大文学,人们反对它只是因为其中的概念太进步,他们无法了解,与传统的社会道德也完全不同。我也不是指那许多真正记载人类本性的大作,那是伪君子以外的人所无法拒绝的。有些小说与戏剧中,作者深知我们常过分牺牲情绪,很多心灵都在传统社会的苛求下失去正常的喜悦,因而陷于饥贫状态,这些作品也不包括在内。我说的是一种真正不道德(或相当不正经)的文学,作者容许他的野蛮本性浮在表层,并侵入本应被文明驯服的人格层面。他也许深为暴露癖所苦,自以为很坦白,其实只显出自己缺乏廉耻罢了;他也许

是为钱而迎合市场的要求，那么他便与娼妓无异；他也许想以艺术中的性放纵来满足自己，以补偿他一生中爱的渴望。他发泄那些仍然驾驭着他的本能，只因自己陷入“祖型再现”或神经病的状态。到目前为止，人们一向从道德观点，而不是从心理观点来处理不道德文学，如今心理分析文学给它带来一副新的面目。这种文学应该加以解析，其来源也应详加追究——必可在作者的幼年爱情生活中寻得答案。我们不该因为这些作品激起我们的道德义愤就宣布摔开。必须详加诠释，我们才能获悉作者的本质。

我也曾研究我们祖先生活中令人作呕的一种习尚，就是吃人肉的古风。那是最原始的情绪之一。考古学家的发现显示，史前时期食人的恶习盛行于欧洲；希腊戏剧也指出此风存在于希腊早期；我们也知道至今仍盛行于野蛮部落里。

此处提出的许多观点，对于不熟悉或反对弗洛伊德理论，以及有心忽视人类原始情绪存在的人，会显得很古怪也很新奇。也会使反对科学研究的清教徒人士大感不悦。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潜意识的研究必然会涉及人性中许多可憎的成分（注一）。研究这些潜意识成分会帮助我们达成更自然，更道德的生活。我们也应记住，潜意识除了含有罪恶及不道德的种子之外，也会培养出教会与国家所喜爱的善良情感。良心、自我牺牲、道德感、爱往往也是潜意识的情感（注二）。

轮回文学常描写人们记得前世的经验，如吉卜林的《世界最佳短篇》，乔治桑（George Sand 法国女作家，一八〇四——七六年）的《康秀萝》（Consuelo），杰克伦敦《孤星》（The Star Rover）等。我个人并不相信灵魂转世的说法。但是，佛教因果报应的轮回观念、科学上遗传的理论，以及心理分析的潜意识说有很多

类似的地方。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我们祖先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法在某些方面仍然被我们运用着。我们承袭着他们的灵魂，不是个别的，而是集合的整体；我们是他们罪恶及德性的产物；我们具有他们的特异体质、心灵构造，以及情绪倾向；我们身上印着种族、国家、宗教的特征。我们不记得过去的个别事件，但是当时事变的影响却记录在我们的神经系统内。这一点小泉八云 (Lafisdio Hearn 归化日本的爱尔兰作家，一八五〇——一九〇四年) 表现得最好，而他自己，由于他的生平与工作的关系，也是心理分析研究最适当的对象。他唯一的敌手可能就是爱伦坡了。

若有人想看看探寻诗中言外之意的办法，让他读小泉八云《诗的欣赏》(The Appreciations of Poetry) 对白朗宁 (Browning 英国诗人一八一二——一八八九年)《轻薄妇人》(A Light Woman) 一诗的诠释吧。小泉八云也许从来没听过弗洛伊德，但是，他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曾表示，我们可以仔细探查文学作品，从而发现作者及书中人物的潜意识。小泉八云以散文重述白朗宁的故事，书中的年轻人曾说他夺去朋友的情妇是为了救他，又因厌倦她而假装不曾爱过她。小泉八云很精明地看出：

这个世界上可曾有人说过关于自己的真相？也许没有吧。没有一个人对自己了解得够透彻，足以说出有关自己的真相。可能这个人相信自己正在说实话，但是他一定是在说谎，至多是一半真实的话而已。我们听到他确切的话，但是白朗宁独白中任何发言者的确切语言都不是实话，它仅仅暗示了真相而已。我们

必须运用自己的人性经验，找出这个人真正的性格，以及这个情况的真正事实。

远在弗洛伊德之前，心理分析就被应用于文学了。当传记家重数一位作家生平对作品的影响，或者深入探查他观点的真正意义时，他们正是作心理分析派的批评。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如培武夫 (Sainte-Beuve)、丹纳 (Taine)、布兰达斯 (Georg Brandes) 等人探究作家的作品，都曾追溯到他们生命中的情绪危机。批评家若研究作者在书中描绘自己或自己熟人的各种方式，便属于心理分析派。当传记家和批评家特别详述作者与其母之间的关系，追究这件事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时，他们运用的便是心理分析法。对于人性的任何深刻见解都是心理分析式的，我在斯威夫特 (Swift 英国讽刺作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一六六七——一七四五年)，约翰生 (Johnson 英国文学家、辞典编纂家，一七〇九年——一七八四年)，哈兹莱特 (Hazlitt 英国作家) 以及兰姆 (Lamb 英国文学家，一七七五——一八三四年) 等人的作品中都发现了这种见解。

然而，是弗洛伊德最先把这种方法完全应用于文学。他第一次触及这种方法是在一九〇〇年的杰作《梦的解析》一书里，他在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的名剧《俄狄甫斯王》(Edipus) 之中看出俄狄甫斯王与他母亲结婚的意义。他指出，那是野蛮时代存在的乱伦爱的追忆，而此剧则显示恐惧是恋母情绪的反作用。弗洛伊德第一次从心理分析的观点处理美学主题是在他一九〇五年的著作《才智与潜意识》(Wit and the Unconscious) 中。他第一次单独运用心理分析法来解释文学则在一九〇七年，与简生 (Jensen) 的小说《格拉蒂瓦》(Gradioa) 有关，他指出